

# 人物

乱世赤子

王安

洪湖蒙难点滴

谢觉哉

丹青曲——访女画家王叔晖

鲍文清

费孝通和社会学

张佳邻

许广平的爱情生活

陈漱渝

笔谈人物和「人物」

李维汉等

RENWU

1981 2

# 《文史知识》

《文史知识》是面向中学语文、历史教师，高等院校文科学生，以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的知识性刊物。

《文史知识》可以帮助中学教师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文史知识》可以帮助青年学生培养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的兴趣，提高自学能力。

《文史知识》将设有“中国文学史百题”、“中国历史百题”、“治学之道”、“文史杂谈”、“人物春秋”、“文史书目答问”、“文史工具书介绍”、“诗文书赏”、“文章评改”、“青年园地”、“文史信箱”等专栏。

《文史知识》今年创刊，上半年将出版4期，由新华书店发行。从7月开始，改为月刊，由北京邮局发行。32开本，128面，定价3角5分。

## 第一期要目

我祝贺《文史知识》的创刊

治学之道 我的学词经历

文学史百题 诗歌史上的双子座

——李白和杜甫

文史杂谈 谈谈历史的辩证法

怎样读 谈读《唐诗三百首》

文章评改 历史上的岳飞和小说中的岳飞

青年园地 关于《青铜器浅谈》的修改

意见

献疑 姚雪垠先生《论园园曲》

献疑

## 第二期要目

治学之道 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

历史百题 清朝的绿营

诗文欣赏 说孟浩然《过故人庄》

怎样读 诗的毁灭——谈《红楼梦》

文史工具书介绍 里第一个“薄命女”

康熙字典与中华大字典

字典

语言知识 语言运用中的变异现象

文章评改 从《先君墓表》到《沈冈阡表》

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

宋振庭  
夏承焘

罗宗强

廖沫沙

周振甫

王瑞来

叶圣陶

朱则杰

朱则杰

朱东润

罗尔纲

倪其心

倪其心

蒋和森

刘叶秋

潘兆明

王水照

张习孔

《人物》编辑部编辑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国内代号2-203 国外代号BM423

1981年3月8日出版

定价0.48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 人物 双月刊

乱世赤子	王安	3	
笔谈人物和《人物》	李维汉等	23	
{ 亲历记 } 洪湖蒙难点滴	谢觉哉	33	
许广平的爱情生活	陈漱渝	40	
银海星迹——我国早期影星宣景琳	薛赐夫	55	
张寒暄和他的《松花江上》	刘冀	109	
杨朔和朱老总太行唱和诗	杨玉玮	146	
{ 访问记 } 丹青曲——访女画家王叔晖	鲍文清	70	
费孝通和社会学	张佳邻	45	
淘金者——《披沙录》作者赵迺持	唐旬	176	
史学家吕振羽	陈允豪 胡靖	131	
我国近代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	黄宗甄	166	
怀念集	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同志	王一和	139
	回忆我的叔父戈公振(下)	戈宝权	153
	悼肖向荣同志	莫文骅	65
	挽遇罗克烈士	王以铸	145
{ 书简 } 毛岸英给表舅的一封信		30	
杜聿明与杨振宁的故事	黄济人	52	
为国献身的格达活佛	周锡银	60	
走上成材之路	书法篆刻新秀程与天	陈小川	92
	我没有虚度年华	董守江	116

1981年 第2期

总第6期 3月出版

---

<b>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小传</b>	史群	100
马钧——我国古代机械大师	刘宁勋	125
<b>元代大政治家耶律楚材</b>	景爱 任崇岳	122
宁死也要讲真话	朱舒甲	107
蒲松龄的读书生活	冯伟民	161
有这样一个外交家 ——记诗人黄遵宪对中日友好的贡献	王晓秋	84
贾后和愍怀太子	徐懋庸 遗作	148
马皇后	黄才庚	151
<hr/>		
} 杂谈 { } 随笔 {	· 孙权与张昭	牧惠 97
	· 说雍正与钱名世案	栗正 119
	· 历史人物小品(三则)	孙恒年 129
<hr/>		
<b>时刻想着自己塑像的人</b>	〔法〕阿兰·佩雷菲特	66
李约瑟博士	王建镛	79
漫谈美国政论家赖斯顿	董鼎山	89
<hr/>		
读者·作者·编者		171
<hr/>		
人物文摘		183
人物评价争鸣动态		175
<hr/>		
传记书窗		189
<hr/>		
姚雪垠为本刊题词	(封二)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木刻)	彭世强(封底)	

---

# 人物 双月刊

乱世赤子	王安	3	
笔谈人物和《人物》	李维汉等	23	
{ 亲历记 } 洪湖蒙难点滴	谢觉哉	33	
许广平的爱情生活	陈漱渝	40	
银海星迹——我国早期影星宣景琳	薛赐夫	55	
张寒晖和他的《松花江上》	刘冀	109	
杨朔和朱老总太行唱和诗	杨玉玮	146	
{ 访问记 } 丹青曲——访女画家王叔晖	鲍文清	70	
费孝通和社会学	张佳邻	45	
淘金者——《披沙录》作者赵迺持	唐旬	176	
史学家吕振羽	陈允豪 胡靖	131	
我国近代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	黄宗甄	166	
怀念集	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同志	王一知	139
	回忆我的叔父戈公振(下)	戈宝权	153
	悼肖向荣同志	莫文骅	65
	挽遇罗克烈士	王以铸	145
{ 书简 } 毛岸英给表舅的一封信		30	
杜聿明与杨振宁的故事	黄济人	52	
为国献身的格达活佛	周锡银	60	
走上成材之路	书法篆刻新秀程与天	陈小川	92
	我没有虚度年华	董守江	116

1981年 第2期

总第6期 3月出版

---

<b>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小传</b>	史群	100
马钧——我国古代机械大师	刘宁勋	125
<b>元代大政治家耶律楚材</b>	景爱 任崇岳	122
宁死也要讲真话	朱舒甲	107
蒲松龄的读书生活	冯伟民	161
有这样一个外交家		
——记诗人黄遵宪对中日友好的贡献	王晓秋	84
贾后和愍怀太子	徐懋庸 遗作	148
马皇后	黄才庚	151
<hr/>		
} 杂谈 { } 随笔 {	孙权与张昭	牧惠 97
	说雍正与钱名世案	栗正 119
	历史人物小品(三则)	孙恒年 129
<hr/>		
<b>时刻想着自己塑像的人</b>	〔法〕阿兰·佩雷菲特	66
李约瑟博士	王建镛	79
漫谈美国政论家赖斯顿	董鼎山	89
<hr/>		
读者·作者·编者		171
<hr/>		
人物文摘		183
人物评价争鸣动态		175
<hr/>		
传记书窗		189
<hr/>		
姚雪垠为本刊题词	(封二)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木刻)	彭世强(封底)	

---

# 乱世赤子

王安



疾风知劲草。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十年动乱就是一场灵魂大检阅，几乎人人都在这个历史的显微镜下，把自己的心迹作了无法掩饰的、充分的表白。

那么他——陕西省凤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理李春魁，又是怎样的呢？这么说吧，如果说焦裕禄是天灾面前的英雄，那么，可以说他是人祸横流中的砥柱。世态混乱，他为人民服务的方寸不乱；摧残折磨，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不变；他冒着政治风险，溯流而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事迹；在凤县方圆二百来里的山庄村寨里，几乎有口皆碑。这里记述的，只是当地人民常挂在嘴边的几个片断。

## \* 宁折不弯 \*

1970年夏天的凤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院子里，竹料、木条、小农具，数量不多，却横七竖八地躺在露天地上；墙上到处都是标语，大字报，新的压着旧的，内容比院里的物资还丰富。那大字标语的一笔一划，几乎都可以与最大的竹子比粗壮。

一天下午，一个身材不高，貌似五十多岁的半老头子，显驼的背上背着打得象军人般标准的背包，顶着火盆似的太阳跨进公司大门。他一眼瞥见院子里的景况，额头顿时拧起几道深深的皱纹，把一串串豆大的汗珠挤扁了。

这个人就是刚刚获得“解放”的李春魁。他，解放前念中学时

领头闹学潮，国民党要抓他，他跑去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他当过作训参谋，在一次侦察敌人的阵地时，负了重伤。1964年11月，多种疾病逼得他转业，来到秦岭山区的凤县，先是跟着一位老县长搞了一年的调查研究，1965年底当了县工交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他把部队医院要求地方政府照顾他的身体的证明关了“禁闭”，把医生的叮嘱抛在脑后，没黑没明地工作。很多时候，午饭都是爱人王素珍送到办公室的，桌旁的地板上曾溅过他嘴里喷出的鲜血。半年多时间，凤县工交财贸系统容颜大改。

风云突变，他和许多人一样瞬间被卷入腥风血雨的重围之中。吊着沉重的大铁牌的细铁丝，勒进脖子的肉里；关进小黑屋里拳打脚踢；拉到冰天雪地里，一连几小时坐“喷气式”；还有非人的牛棚生活……这就是对他，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拚过命，为保卫祖国负过伤，为党的工作累得吐过血的战士一年辛勤工作的酬报。这样的待遇，他足足“享受”了三年。

磨难，能磨掉懦夫身上少得可怜的勇气，也能磨掉勇士身上令人遗憾的弱点。三年磨难，李春魁的肉体吃尽了苦头，才四十刚出头，却象个老头子，头发花白，满脸的皱纹，深的地方差不多能夹住绿豆粒，走路连腰都直不起来。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垮。他是一个党性修养很强的人，即便在受着早已超出帮助教育范畴的残酷折磨时，他一方面很虔诚地反省自己由于工作方法的缺点和错误给党的事业、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失，常常为此羞愧不安，发誓坚决改进；但是从不承认执行党的路线是反动的。和他一起挨整的干部，一个接一个“解放”了，结合了。他由于态度太“顽固”，直到最后，才把他安排到商业局下属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当革委会副主任，按一些人的说法，这是由爷爷辈贬到了孙子辈。不知是怕他脾气暴躁不好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谁也没有找他谈话，把这一决定通知他。他也是在听到外面传着他嫌



官小不愿干的时候，才知道有这回事。在这些问题上，他可不象人家想得那么多，只说：“只要有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就行啊！你不找我，我去找你。”他找上门开了个介绍信，背上背包上任来了。

等李春魁熟悉了情况，眉头拧得更紧了。这个小小的公司，担负着全县农副产品和外贸产品的生产、调运、



(插图宁成春)

整理、加工、储藏，及生产资料、日用杂品的供应。它的经营情况，象一杆秤，也象一根杠杆，衡量着，也连结着全县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好坏，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责任可真够大的。可是，公司这几年远近闻名，号称“土匪公司”，可见多么混乱。这阵子，虽说群雄混战的事不多见了，工作依然乱糟糟的。四十来个职工，每天表的红心能装得下若干个地球，可是一年的农副产品收购总值还不到五十万元，摊到全县七万多农业人口头上，每人才划七块来钱，能顶什么事啊！？

他提出整顿公司的工作。革委会主任老谢原是他的下级，俩人关系也不错。老谢对他说：“咱俩不存在权力之争，我挂牌子，你主事，你看咋好就咋干吧！”于是，他提出了恢复组织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老传统，帮助农民富起来。那是“突出政治”的年代，他提出这种背时的主意，岂不是自讨苦吃？果然，马上引来一场围剿：“这是以生产破坏革命！”“这是搞复辟倒退！”……

第一次冲锋受挫了。不过，这个挫折对他来说，“小菜一盘”。他甚至有些高兴。他从这次进攻中侦察出了对方的阵地构成和火力配系情况。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选择了新的突破口。他要用农民生活的事实攻克空话筑成的堡垒。他相信，同志们至少还保持着对农民兄弟的朴素感情，群众是有良心的！

他先下乡去了几天，回来就领上一些职工“游山逛水”去了。一行人进入平木公社烧锅庄大队的地界。走过漫山遍野的竹林，他说：“竹子割下来，大的做竹器，小的扎扫把，运出山就是钱！”走到山坡上，他说：“栽上果树，几年就能挂果，又是一笔大收入！”到了村口，他又指着房前屋后的空地：“栽几棵花椒树、核桃树也不错。”进了村，他请烧锅庄五队队长白彦林把给他说过的那些事，也说给大家听听。

白彦林话没出唇，眼泪先滚出来了。他声音低沉，慢慢地诉说着。一幅幅农民困苦生活的图画，活生生地展现在职工们眼

前：一个劳动日一角四分钱，口粮二百来斤，全队三十四户，家家拖了国家一屁股债。青黄不接时，有些人家常一天两头锅灶不冒烟；有的人家孩子病了，想买几片阿斯匹林，还要到处去借钱；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没有一件囫囵衣裳穿……说着，说着，他抽噎起来：“看着社员受苦，当干部的心都碎了。我们这儿的山，到处都能长换钱的货，想到外边卖吧，离镇上远不说，而且没条象样的路，人空身走着还得学猴子爬，还能带东西？修路吧，要用不少炸药、钢钎，生产队弄不来，也拿不出钱。这年头，到处都乱哄哄，谁管农民这些事？只好守着金山饿肚子！”

听着，听着，职工一个个低下了头。

李春魁领着大伙走进一户社员家里。又是一幅目不忍睹的情景：土炕上一张铺席烂成了四块，张牙舞爪；五口人合盖的一条破被子，杂色补丁一时数不清有多少块；正是顽皮年龄的孩子，由于没有棉裤穿，只得噘着小嘴坐在被窝里……眼前的情景，紧紧地揪着职工们的心。

他把一行人又带到硬沟门大队……

这回，轮到他的话多了。在干部会上，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把郁积在心头的话一股脑儿喷射出来了。他说：“干部，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对人民利益负责。咱们都不是三岁娃娃，谁不懂得空话不能当饭吃？吃着人民的粮，花着人民的钱，看着人民群众饿肚子，不去为他们办一件有用的事，这符合马列主义的哪一条哪一款？咱们可不能拿老百姓的命运去沽名钓誉啊！”

他对职工们说：“革命是具体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过去不一刀一枪地干，光靠喊，能把革命喊成功吗？不行，同志们！现在也是一个理。搞咱们这一行，真革命的应该是本职工作拚命干，不怕艰苦；协作的工作抢着干，不怕吃亏；分工不明确的工作主动干，不怕讽刺。想方设法把生意做活，促进农副业生产，让农民富裕，国家强盛。光卖狗皮膏药，唱高调，早晚要亡国！”

他的话，尤其是激动的时候说出的话，真刺耳，有时简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那文字狱盛行的年代，稍一引伸，就够进“班”的资格了。然而，职工们的心已被农民贫困的情景占据了。这会儿，他们觉得这些话是那么在理，那么入心。大伙献计献策，制定了搞好商业供销工作，积极扶持农民的七条措施，争着下乡调查研究，组织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公司提供了二万多元的资金、炸药、工具，帮助社队劈山开路，请百宝下山，送“财神”上山。

在这个小院子里，实事求是胜利了，为人民利益负责的信念胜利了，公司的风气变了。在这根杠杆的另一端，首先是烧锅庄、硬沟门等五个深山队先后通了汽车路，接着是平木、黄牛铺、留凤关等十几个社（队）建成了苹果、黑木耳、花椒、生漆等农副产品和外贸产品基地。农民的财源开啦！还是那个烧锅庄五队，五年后变得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逛街时一串自行车铃响，缝衣服一阵“嚓嚓”声，年轻人看时间伸胳膊，听秦腔拧开关，真是唱着歌过日子。农民感激公司扶持，职工们心里也象蜜一样甜。

这井然有序的气氛，与周围怒吼咆哮的风浪是那样的不合拍。这情形，就是当时这个小小的公司与偌大社会的写照。有人惊呼这里复辟了，更多的人则投来敬羨的目光。

## \*      血 汗 之 晶      \*

天，哭丧着脸。无情的秋风怒吼着。山谷里的溪水，清澈，冰冷。李春魁披着棉衣，裤腿卷得高高的，一手拿着鞋袜，一手拄着木棍，跟在一个年轻人的后面，蹒跚涉过没膝的溪水。上岸不多远，就在一块石头上重重地坐下去，掏出钢笔，顶在足三里穴位上，咬着牙往下按，年轻人帮他扎着另一条腿。顿时，他的额头渗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扎完腿，两人又一人按住一只红肿的膝盖，使劲揉搓起来。约莫过了半个钟点，才又拄上棍子，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说着话向上爬。

“老李，你受这么多活罪，调查这些东西，能管用吗？”

“多少还是会有些作用吧。”李春魁回答，紧接着，又有些气愤地补上一句：“早晚要起作用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年农村调查，使他熟悉了凤县方圆二百来里的九分山岭，一分田地。这几年，帮助烧锅庄等社队发展生产，更使他摸清了凤县农业的脉搏。这里只有走以林、特产品为主，全面发展的道路，农业生产才能高速度发展。于是，他和职工千方百计帮助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同时向县里领导提出了有关的建议。但是，那时候，实事求是简直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被形而上学的无边恶浪包围着，击打着。“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漫天卷地。多种经营别说发展，连一些刚搞起来的生产项目，也象一株嫩苗面临被劈山造田的巨斧拦腰砍断的命运，社员房前屋后栽的几棵花椒树，也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刀割掉。贫苦的山区农民，命运仍然受着凄风苦雨的袭击。

一个疾恶如仇的血性汉子，一个忧国忧民的共产党员，能够无动于衷吗？

于是，他采用教育职工的老办法：让事实说话。他要奋力搏击，坚守、扩大实事求是的阵地！

他列出一些调查项目，和几个职工分头下去调查研究。他靠棍子帮忙，拖着关节炎很重的双腿，爬山涉水，走村串队，象这天一样送走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进行调查。

他调查完南片的三个公社，厚厚的笔记本记满了。他不满足，继续奔走在深山村寨。

有一天，他一路挨队调查，上灯时分才疲惫不堪地赶到河口公社供销社。刚躺下，只觉得胸腔里一股热浪往上涌，“哇”的一声，鲜血大口喷了出来。他劳累过度，肺脓肿出血的病又犯了。在场的同志慌了神，急忙把他送进医院。

这个只顾工作不顾死活的人，在医院也常惹医生生气。医护人员“勒令”他静躺着，一转眼，他又拿起笔记本，歪起身子整理调查资料；公司职工来看他，他问起这情况那材料没个完，职工简直找不到向他问候的机会。病没好利索，就要求出院，医生坚决不同意，警告他：“你再不听话，穷折腾，会要命的！”爱人为他担心，嘟囔他。他反过来批评爱人，说：“人家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前几年挨斗，我三年没干工作，还耽误了批斗我也没干成工作。我快五十的人了，身体不争气，就算能干到六十，光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一天就得干两天的工作。前些年，吃着人民的饭，拿着人民的钱，没给人民办几件事，欠账欠得太多了，再不抓紧赶出来，亏心哪！”医生不让走，他就不辞而别，踏上了新的调查之路……

送走了夏天的暴雨，秋天的寒风，迎来漫天飞雪。翻越一座座山，涉过一道道水，访问了成百上千的干部、社员。他甩大把汗水，倾一腔心血，换来了一串又一串落地有声的数字，凝成向形而上学、极“左”路线反击的武器。

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上，血红的颜色书写着这样五笔账。第一笔，当地一个农村劳动力养活一个老人，一年吃粮、买盐、扯布、灌煤油等，维持基本生活至少需要一百五十五元，而一年的粮食收入只值九十六元。第二笔，夫妻二人劳动，供两个小孩上学，一年共出勤六百天，按一般劳动日值四角，年口粮四百斤计算，维持基本生活还欠二元四角。第三笔，即使每人年平均生产粮食一千斤，除去生活费、生产费、公购粮、饲料、种子，也只能剩下三角六分钱。第四笔，以条件较好的凤州公社河坝生产队为例，即使粮食上《纲要》，这个队要达到六小机（脱粒机、柴油机、抽水机、手扶拖拉机、粉碎机、磨粉机）齐全，水利设施配套，所需资金至少要积累十年。第五笔，凤县到1980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平均每个社员每年要贡献六十一元三角。结论是，搞

农业不发展多种经营，就是跛子，急死也跑不快；在凤县搞农业不发展多种经营，等于跛子加瞎子。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血汗之晶啊！

他拿着小本本，找到县委领导的办公室，把这些账一笔一笔地算给他们听。县上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上面精神，动员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他又站起来，介绍调查情况，一笔一笔地算账。他对大家说：“请同志们想一想，你领导下的社员生活苦得还不够吗？再清查一查，哪些个大资本家、大地主是因为种了几棵花椒树发家的？难道社员靠自己劳动，挣几个零花也是资本主义？”说着说着，他激动得喊起来：“光抓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是违背自然运动规律的，不符合凤县的实际情况！”参加会议的基层干部，以长时间的鼓掌，感谢他说出了大家压在心头的话。县委领导私下里也对他说：“老李，你说的是对，可是上边把任务压到头上，不干咋办呢！”他一听，说话噎死人的劲又上来了：“那农民的肚子还管不管？”

“李春魁简直吃了豹子胆，竟敢和中央的精神唱反调！”有的人说：“这小子文化大革命挨打还没挨够，倔脾气一点不改！”一些老朋友替他捏了一把汗，恳切地劝他说：“老李呀，你结婚晚，孩子还小，自己年纪也大了，再经不起折腾了，学乖一点吧。”

李春魁一想起社员炕上张牙舞爪的烂席和破烂不堪的粗布被子，心里就刀绞似的难受，怎么也无法使自己学乖。他想：“现在那些明明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害无益的东西能横行无阻，不正是因为学乖的人太多了吗？学这个乖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丢掉敢于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气节。”这以后，他只要一遇机会，仍然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光抓粮食行不通，必须从实际出发，走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道路。但在那极左路线横行的时候，他这种努力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失败是早已料到的，李春魁还是陷入深深的烦恼。他把

自己关在房子里，紧锁眉头，点燃指头粗的叶卷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弄得乌烟瘴气，浓烈的烟味呛得他不停地剧烈咳嗽，一把鼻涕一把泪。有时，直到深夜一、二点钟，他才狠狠地踩灭烟头……

他看上面行不通，往社队跑得更勤了，和基层干部研究采取了“会上说的会下不干，会下干的会上不说”的策略，使一些社队在极左路线横行的情况下，默默地发展着多种经营。

直到春风送暖，冰消雪溶，几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人心，以林、特产品为主，全面发展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终于成为凤县发展农业的指导方针。许多社队干部和群众提起这事，十分痛惜地说“要是早几年按老李的意见办，农民少遭多少罪啊。可惜他的权力太小了！”

## \*            砥 柱 中 流            \*

嘉陵江象一匹野马，咆哮着狂奔南下。翻滚的浊浪，不时把一束束还没有结穗的玉米苗抬露水面，继而又把它卷进水底。李春魁站在这条从生产资料公司后边扫墙而过的江岸上，望着被江水戏弄着的庄稼，心里也象这奔腾的江涛翻滚不止。

这条江，从秦岭南麓一走出来就进入凤县境内，在古城凤州和生产资料公司所在的龙口镇之间，形成了一个千亩地大小的水湾。山里人稀罕地，年年都试试摸摸在湾里的滩地上垫上土，种些庄稼。嘉陵江在冬春两季倒象个善良温柔的小姑娘，细声细语的哼着歌轻轻走过。但是人们需要它温和讲理的夏秋两季，却象个残暴的君主，从来不肯同情人们的艰辛。它动辄大发淫威，把人们的劳动果实席卷而去。沿江的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卖豆腐置下的河滩地，江（浆）里来水里去。”凤州公社早就打算在凤州到龙口镇之间的河床上，修筑一条大堤，沿苦陀山根挖一条河道，把原来在八百多米宽的河床上任意翻滚的嘉陵江，控制在新开的河道中，腾出滩地造良田。可是缺钱少物，加上政治风云变



幻不定，这项工程年年议论，年年落空，群众就这样年复一年的想啊，盼啊，喊啊。

一个满心窝装的都是人民利益的干部，在人民的疾苦和心声面前，总比一般人眼尖耳灵，也总是觉着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奋斗，去解决，在他的眼里，没有份内份外之分。李春魁就是这种干部。此时，他心里琢磨的正是这种事：如果这项工程修成，不仅能为凤州公社三个大队、十四个生产队造出全县第一块千亩良田，而且可为生产资料公司和其他一些单位，腾出上百亩扩建厂、库房地基，这样一件对国家对群众都有利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

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他找到凤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褚连起，谈了公司支持公社改河造地的建议和设想。他说：“改河工程需要的资金，公司可以就地组织农副产品和小农具加工，赚的利润都支援工程。同时，我建议公社办个炸石场，炸药由公司供应硝铵制造，这样，既可满足改河工程的需要，又可出售，换取一部分资金。”

老褚一听，有如想登天得到了梯子似的，高兴得磨拳擦掌。继而一想，闪亮的眼睛又黯淡下来，忧心忡忡地说：“老李，你这样支援我们，好倒是好。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会被扣上破坏国家财经纪律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帽子的。这年头，说错一句话就要倒八辈子霉，何况擅自拿出这么大一笔款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咋也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这钱，我不从国家手里要一分。公司办加工项目，国家根本没规定，多年来大家都没搞。现在，我们主动搞加工赚些钱，拿来给人民办好事，这有啥不好？再说，公司库房要扩建，雇人拦江整一块地基，也不比这省钱。咱拿一个钱办两件事，只能对国家有利，咋能跟破坏粘在一块？”

“是不是打个报告，让上边批一下？这样稳妥些。”